



乔淑丽 主编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生命的咒语

往事如烟，一杯清茗的午后，一卷诗书的夜晚，一颗飘逸的心灵，那是辉煌之后的平淡，那是付出后的得到……



当代女作家情感小说精品大系

当代女作家情感小说精品大系

生命的咒语

乔淑丽 主编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当代女作家情感小说精品大系

- 主 编 乔淑丽
出 品 人 张四季
责任编辑 陆 风
出版发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 130062
电 话 总编办:0431-86012927 发行科:0431-86012939
网 址 www.shidaichina.com
印 刷 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字 数 1200 千字
印 张 65 印张
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2 版
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87-0912-4
定 价 298.00 元(全 10 册)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序 言

不要拒绝爱情，虽然她曾给你心间涂上了一层永远无法抹去的哀伤色彩，但无论怎样的情感历程，太阳照样升起，月亮依旧皎洁。往事如烟，一杯清茗的午后，一卷诗书的夜晚，一颗飘逸的心灵，那是辉煌之后的平淡，那是付出后的得到……丰富的爱情描述，激情而浪漫的情节，暧昧和充满遐想的酒吧空间，无不焕发出浓厚的时代气息，更有少男少女的朦胧体验……当我拿起笔的时候；我深深地陶醉在这个世界的所有爱情和浪漫之中；当我为这个世界里如梦似幻的爱情深深陶醉的时候；我情不自禁地提起笔来。

本丛书所选的均是当代情感小说名家，作品反映当代都市青年的物质追求与精神寄托。作品语言生动细腻，清新雅丽，富有诗与散文的美，展示了女作家鲜明的内心世界和艺术风格；小说故事生动、情节真实感人。全书氤氲着感伤、忧郁、悲婉的氛围。这是一曲生命的恋歌，也是一曲爱情的赞歌。



目 录

生命的咒语	1
你以为你是谁	67

生命的咒语

于艾香





向东非常困惑，是不是她很空虚，是不是她苦恋了几年的男人出国了，使她的情感有一种失落，甚至绝望？要不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？

是个春夜，风儿款款，十分醉人。

向东站在窗前，对夜遐想，正醉眼朦胧，有人敲门。

是卢红。卢红是她小学中学同学，最要好的女朋友。她迎卢红进屋坐下。

卢红说，她要到上海进修三个月，丈夫汤亮平日一向不善理家，儿子明明又总是离不开妈妈，这叫她不放心的。她要向东在她走后多去关照一下，尤其是明明，正调皮的时候。卢红交给向东一把钥匙，一把带铃铛的钥匙。向东接过那把钥匙，在手里摇了摇，一串响声。嘴里直说没问题，你放心地去吧。

卢红走后，向东便肩起了朋友的嘱托。下了班，便去幼儿园接明明，接回明明，便帮助汤亮做饭。

汤亮这方面确实不行，也可能平日没干惯，干起活来笨手笨脚。所以，向东帮忙，就显得很重要，也仿佛很自然。

择菜洗菜。又煎又炒。她把生活调节的挺丰富的。当然，于活中，两个人不断地闲聊，互相道说各自听

到的爆炸性新闻。说到开心处，还自自然然地笑。

有时，向东留下来和他们一块吃饭。有时，向东帮完家务便回自己住所。她觉着没有一点地方反常，更看不出有什么阴谋。

然而，这个晚上挺奇怪。饭后，向东和明明玩了一会儿，明明便要睡觉。向东便把明明哄睡了。明明睡后，向东提起小包，准备离开，嘴里仿佛还说了一句告辞的话。

可是汤亮挽留她。汤亮说：再坐会儿，看看电视。眼神极真诚。

本已拿起手提包的向东，又把包放下了：好吧，那就坐会儿。

她本没事，但却答应在这儿坐。搁以往，她是不愿在别人家闲坐的。

就在这坐会儿，却坐出事情来了。

向东坐下后，二人边看电视边瞎聊。电视正播放一个连续剧。二人不时对电视上那些装模作样的演员评点（完全是闲的）。评着点着中，电视剧结束了。仿佛是在播广告的时候，汤亮站起了身。他长的很壮，很结实，个头一米八多，只是面相一般了些，甚至可说是丑。





他站起后，表情上一如往常，没有任何什么特别的征候，来到她面前。她还以为他来拿茶杯。然而，他却突然地抱住了她。

在短暂的时间里，她感到了一种茫然。就仿佛对什么事情寻思不过来。但她却没有反抗，一任自己愣在他怀里。很快，汤亮便吻住了她的嘴。这时，她居然很配合地和他吻了起来。

对汤亮这突然的拥抱，突然的吻，向东居然没有什么思想斗争，没有反抗意识，这是怎么啦？

是不是她的肉体很早就埋藏着一个渴望，渴望和一个男人拥抱接吻发生关系，只是现实使得她不得不压抑这渴望。她没有名正言顺的爱人，她总不能乱来呵。

况且，谁都知道，她是个正派的女人，她自己也这么认为。所以，这多年来，她守身如玉，等待着爱情。然后，她苦恋的那个有家庭的男人出国了。那种情感上的空虚加上肉体上的渴望，就使她无能拒绝汤亮。

是的，一个女人拒绝一个男人，或者一个男人拒绝一个女人，那得有一种力量，或者是爱情的力量，或者是肉体的力量。向东既没有爱情的力量，又没有

肉体的力量，所谓没有肉体的力量，是指她的性一直处于饥饿状态（她已经30岁了），就像一个饥饿的人，无能拒绝食物一样。如此一个衰弱的她，怎么能不呼应他的吻呢？

管它这吻是源自爱情还是源自狂乱，是源自某种猎奇或是一个心理游戏，这且都不管它。关键是，这吻是她无能拒绝的，是她需要的。

她就那么和他吻了起来，以致于越吻越狂热，仿佛双方都被挑逗起了情欲。汤亮把她抱上了床。解开了她的衣服，扯下了她的内衣裤，将她按倒在枕头上。

在汤亮做着这一切时，她似乎一直处于被动等待的状态，没有任何阻挠行为，甚至连样子都没有装，满脸涨红，看着汤亮那笨拙的大手解着她那小巧的纽扣，一枚又一枚。这时，谁家的猫在喵喵乱叫，她听得一清二楚，但这丝毫没影响她的情绪，更没唤起她的理性。她绯红着脸，看着他解纽扣，听着猫叫，似乎还有很有趣的感觉，一种很奇妙的体会。

这是她第一次和男人结合。是不是有一种新鲜，是不是有一种好奇。抑或，是一种把自己投入出去的冒险的激动。反正，她当时仿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。既陌生又熟悉的世界。





最奇妙的是，她第一次结合，便拥有了那种快感的高峰体验。多少女人结婚十年二十年恐怕也没体会这么一次，甚至白头偕老，也不知那快感为何物。而她这第一次，便比许多女人的一生还富有。她进入了那种欲仙欲死的境界。

这真是活该她倒霉。如果她没有这种高峰体验，性便不会对她有那么大的诱惑，诱惑也就是束缚。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，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代价。上帝说，你可以要你想要的，但是你必须付出代价。

只这一晚上，向东便对性着迷，而且迷得很重。事过之后，她也知道汤亮是好友卢红的丈夫，自己不该这样。然而，这份知道对她不起任何作用，仿佛那是来自很遥远的声音。她听是听见了，但却无法阻止她的行为，无法扭转她的思想。

这第一次性的辉煌体验，粘在了她的心里。没有任何清除剂能消除掉。似乎是一个永恒。上班，她坐写字台旁，眼看材料，脑里却涌现着那晚上的镜头，涌着涌着，她身体里不定哪一刻会有一种妙不可言的感觉。实在是妙不可言，她嘴里居然还小声嘀咕，脸上是一片灿烂的晚霞。她想，一个女人如果一辈子没体味过这个，那真是枉为了一生了。性的辉煌把她的大

脑遮的一片黑暗。这实在不知是人生的悲哀还是人生的欢喜。

就像刹不住车的人，自此以后，她天天晚上都宿在汤亮那里。每每下班，她比每一个有家有口的都着急，急着向汤亮那里奔。车子骑的比谁都快，心情比谁都兴奋。有时，莫名其妙地对着一个瘦子笑，莫名其妙地对着一个交警飞一个媚眼。真是神经病，她骂自己。可那周身的兴奋却没有因这骂有半点的消减，她对自己算是服气了。

汤亮就更有趣了，把儿子送到了奶奶家。借口是他这一阵忙。

下班后，或者她先回到家等他，或者他先回到家等她。二人一见面，便抱在一起。

连她自己都没想到，她洁身自好了这么多年，到头来却是这样狂乱，这样无力自持。仿佛多年的洁身自好，都是为了迎接等待这今日的迷乱。

汤亮在向东身上，也拿出了他男人的十八般武艺。他把这多年积累的经验，从书中看到的，从别的男人那里学到的，自己琢磨的，都在向东身上试验。别看他结婚这多年，性却从来没如此放肆过，更没畅开这样的能量。他从不知道自己的性是这样机智幽默，活



灵活现生动非凡，也从没体会这样的满足。这都是那一晚上性的大胆所致。倘是一个性胆怯者，是不会有如此后果的。性的无畏换来了性的满足。

好啦，为什么偏偏是向东呢，为什么不是他的妻子或别的他曾钟情的什么人，难道真应了常言说的，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婢，婢不如偷。只因为他和向东是偷？人，天生就是这一副贱坯子吗？

夜以继日，通宵达旦。他们两个人甚至荒唐到了请假做爱的地步。他请的事假。她请了病假（头痛）。然后，两个人便把自己关在屋里，就像进入坟墓里的人，与世隔绝，只在性的世界里周游。

走廊里的脚步声时远时近地传来又传去，他听见了，她也听见了。但这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顾虑，且不说现在各级组织、各种团体都不管这事了（这真叫一部分男人和女人痛心），就说他们本身，已经陷进性爱的深渊，根本顾不了那么多了。

男女交往，有一种时刻是非常令人瞠目结舌的，这就是当他们彼此都发动起了那种结合的欲望，你就是用刀把他们劈开，他们也带着那血淋淋的身子扑向对方，这真令鬼神也无奈。汤亮和向东大约也就是这么个时刻了。

也许，对于向东，这是个必然的时刻。她本不是个禁欲主义者，但却无意中禁了这么多年，总有个放松的时候。可为什么偏偏是和汤亮？

想来可能是个天大的笑话。这多年来，居然就没有一个男人敢于撕破她那神圣的外衣，她从小是个纯洁的女孩，长大后，是个作风正派的青年，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，既培养了她的这份纯洁与正派，又赞扬她的这份纯洁与正派，尽管进入青春期后，她就有着强烈的性的骚动，但都在那神圣外衣的掩盖下，自生自灭自烦恼。

尤其是男性，在她遇到的男人中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，没有一个能帮助她的肉体赤裸。有的男人还极尽词汇盛赞她那神圣的外衣。

然而，汤亮是好样的。

那一晚上看电视，她没有任何预感，这正好。汤亮就在那突然之中帮她脱掉了外衣，使她连害羞都来不及，便陷在了性欲中，一发而不可收拾。

也许，仅只是因为汤亮对她敢，如果在以前就有人对她敢，她就不会守身如玉这么多年。所谓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，有时女人会偏偏喜欢无耻的男人。因为只有这份无耻，才能帮助女人打破自身的禁忌。



向东和汤亮就那么昏天黑地过了两个多月，卢红的进修期满了。卢红来了一封电报，要回来了。

究竟是卢红要回来了这件事提醒了向东，还是因了任何事情的发展都有阶段性的定律，反正向东就在卢红要回来的前一个晚上，仿佛一下子明白了她正在做着的事情的性质。

夜里，当汤亮已睡去时，她却无论如何不能入睡。就像是一下子醒过来的人，对自己睡了这么久感到吃惊。向东不明白，这一段，她这都是做了些什么。和卢红的丈夫鬼混。如果不叫鬼混，还能叫什么呢，向东和汤亮在一起，从没想着爱情这个字眼，她对汤亮谈不上爱情，汤亮也从来不提爱字，他们可能都到了对爱情不提的年龄。不管是因为对这个字眼伤透了心，还是因为这个字眼的难以把握，反正他们不提。既然不是缘于爱情，这样的在一起，也就是大家眼里的鬼混，她是在和好朋友的丈夫鬼混吗？

她在这静夜里，想着想着，泪水便流了下来。她像全明白了，从性的迷乱里走了出来，也许不是走出来了，而是到了这一步了。什么事都是这样，走过了一定的阶段，必然要转化。人不可能总在一种状态中，变化是必然的。向东在这个夜里变过来了，终于刹住

了车。这固然是因为卢红要回来了这一事实给她警了一个醒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人不能总迷狂，就像多热烈的恋爱都要变黯淡一样，多势不可挡的性爱也要在时间面前败下阵来。

就在这个夜里，她想东想西之后，便下定决心，以后再也不和汤亮来往了，一定一刀两断，让卢红永远不知道这一幕。倘是让卢红知道，卢红怎么活呵，一个卢红最要好最信赖的朋友，都能对卢红做出这种事来，这让卢红还怎么敢信任人，这会伤透卢红的心。

向东推醒了熟睡的汤亮，把自己的心思对汤亮讲了。她一再强调，以后，我们再也不能这样了，到此为止，永不再犯。把这一段作为一个秘密永远埋葬掉，一定不能叫卢红知道。

汤亮听着她的话，点上烟，一口一口地吸着，双眼沉思着，说，我懂。听你的。一定。

卢红回来了。

向东没有去看卢红，但卢红却来看她了。

是个星期天。卢红穿的十分洋气，一脸灿烂状，迈进她屋。

向东像以往一样，对卢红亲切热情随便，外加上惊喜。

